

(上接 03 版)

他用一生报答党

——追记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淮阳县鲁台镇卫生院原院长崔庆余

□耿党恩 王保花 董素芝

5.党员为人民服务 没有“离休”日

1989年,崔庆余离休了。在人们看来,这个一生为民鞍马劳顿的功臣,该安享晚年了。可他却说:“我工作虽然离休了,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没有离休日期的。”于是,崔庆余离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办起一个家庭图书室。在他家不到40平方米低矮的小屋里,放满了一架架、一沓沓报纸杂志和书籍。有党报党刊、名人传记、农业科技、医药卫生,还有供小学生借阅的儿童读物和连环画,各种图书有序地摆满了整个屋子,约有两万多册。他还专门放了一张床,为前来看病针灸的病人免费扎针。

鲁台镇邮政局的段治怀局长说:“以前每天上午8点半,崔大爷准时来到这里分发他要送的报刊,然后到各处送报,到报栏换报,并随时向群众讲解,跟我们自己人一样。崔大爷走后,我们心里空落落的,现在还过不来,想起来就难过。”投递员小邵悲恸地说:“世上再无崔大爷!他做的好事儿,说也说不完。”

为了让孩子们能开阔视野,有书读,崔

庆余还自费为鲁台镇一中、鲁台镇中心小学的孩子们订《小学生语文报》、《作文报》、《少年文艺》等十几种书报杂志,光这一项就要花上万元,他一做就是20多年。他还自费制作10个阅报栏,分别放在鲁台镇卫生院、学校等人员集中的地方。他义务为附近群众和镇上各机关单位义务送报,订户有80多家,最远的有十几里远。每天,他骑车来往于东家西院、机关门店和学校,进千家门,讲国家事,不知疲倦。20年来,崔庆余仅义务送报,就走了12万多公里。他还是镇中心小学的义务辅导员,不论有多忙,他都坚持定期到学校为少年儿童讲革命故事,教革命歌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他自己花钱买书,还要花费大量时间整理图书,这种举动一度让人不解。崔庆余说:“来这里看书的都是附近的群众,还有酷爱学习的小孩,只要他们能经常来转转,多学习一些知识,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现在我还有力气,就会把农家书屋一直办下去。”



6.“我相信,孩子以后会理解我的”

在崔庆余身上,家与国,公与私,“大方”与“小气”是泾渭分明的,这一点,他的家人体会最深。凡是对国家、人民有利的,都属公,他都大方、包容、不加思考地支持,凡是和小家、小我有关的事,都属私,他都非常小气、苛刻。他的这种家国、公私分明的作风,家人早已熟知。

今年7月,崔庆余患了眼病,在淮阳县第二人民医院治疗。主治医生告诉他,他的眼睛需要更换人工晶体。崔庆余当即问他:“人工晶体啥价格?”医生说:“国产的一般500元左右,进口的一般1500元左右。您80多岁高龄了,我建议您用好一些的。”崔庆余却说:“我还是用最便宜的吧,好一些的留给别人。我这把年纪了,再好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没多大用。”医生感动地说:“像崔院长这样的离休老干部,不管贵还是便宜,他都不用掏钱,但他还在想着别人,真让人感动。”

1987年年底,崔庆余的女儿来看望他,之后乘卫生院的车回县城,车拐弯儿到她家多行了4公里路。崔庆余认为多行路费了公家的油,硬是坚持交给卫生院两元钱车费。别人认为他傻,小題大做,可他却说:“车是

公家的,多行路是私事,不付款是损公利己,按路程计算,我应该给两元钱。”

1995年,鲁台镇卫生院盖起了一座家属院,无论从哪方面说,老院长崔庆余都有资格住进去,可他却把房子让给别人。他仍然住在他低矮破旧的老房子里,和满满一屋子书相伴。

采访时,最难过的是他的老伴左云英,她说:“老崔现在一个月退休金也就4000多元,基本上都拿去买书了。他这几年,每月才给我500元生活费,先前每月只给300元。你想想,现在物价恁高,咋够俺俩花的?没办法,我只好到处拾柴火、捡树叶、拉麦秸烧,买别人剩下的烂菜叶。因为家中有柴火堆,今年2月,不幸失火烧了全部家当。他几十年购买的2万多本书,50多种报刊,还有他的军功章和证书,还有俺老两口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积攒多年的1万多元钱,全没了。”左大妈边说边不停地擦泪。

说完伤心事,左云英的心平静下来。她说,老崔买书很大方,却非常省吃俭用,平时连瓜子和糖块都舍不得吃,“有一次,老崔去市里开党代会,穿得不像样不说,脚上的鞋子还是用麻绳拴着的,一起去参会的看不出

去给他买了双皮鞋”。

左云英又说:“国家就这么一个男人,叫我碰上了,有什么办法。一把椅子他坐60多年,一把扇子他用几十年。家里从没用过空调、风扇,我买个录音机他都嫌我花钱了。”从她略带怨气的话里,既能听出她对崔庆余的抱怨和无奈,也能听出她对他的理解和支持。

崔庆余在院长位置上坐了几十年,没安排过一个子女上班,没给孩子盖过一间房,没置办过一份家产。临终时只给老伴留下2750元的现金,折子上的400元生活费,还有工资卡上的8月份工资。

崔庆余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先前在北小关村一个塑料厂干活,厂子倒闭后靠做小生意维持生计,后来因身体不好,什么也干不了了。两年前为贴补家用,一个人偷偷去捡破烂。白天怕别人看见,只好晚上去捡。

崔庆余的二儿子在北京打工,平时不怎么在家,父亲住院时才赶回家。听说父亲治病是到处借的钱,便误以为是大哥从中做了手脚。左云英解释说:“你父亲工资本上是有点钱,可前段时间又买了一车书,还救济了一位大学生。你可千万别误会你大哥呀。”

都说女儿是父亲的贴身小棉袄,但崔庆余对自己的“小棉袄”却很严格。他在鲁台镇任卫生院院长时,医院裁员,当护士的女儿被他第一个裁下了。

崔庆余的大孙子想借他的针灸手艺在城里开个诊所,挣点钱,一次又一次跟他商量,他说啥都不肯。他说:“钱多钱少咋衡量?国家给我开着工资,我就得为人民服务。鲁台是个偏远乡镇,这里更需要我,我不会离开。”

大儿子说:“俺爹革命一辈子,没有一点儿积蓄。今年俺爹共住院四次,次次费用都是借来的。有借邻居和好友的,有借俺三叔的,最后一次是县医院免费的。”

在淮阳县人民医院住院部打听老崔买书的事,一位保安笑着说:“你问那个倔老头啊,他真傻。他生病住院,儿子的朋友来看他,拿了2700元钱。结果他病刚好一点儿,就又跑到书店买书去了。买了书送给医院的医生、病人看。他自己拿不动,还是我帮着他发的。”

不少人劝崔庆余:“老崔,你这样下去,孩子会对你有看法的。”崔庆余却说:“我相信,孩子以后会理解我的。”

这就是崔庆余,如此自信,如此豁达。

7.“不要写我,多写写我们的党和人民”

从1998年开始,崔庆余的事迹陆续见诸报端,如春雨润物一样细细地流进人们的心田。2000年1月31日,中共淮阳县委率先发出《关于开展向崔庆余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并把2000年定为以开展向崔庆余同志学习活动为主题的“先进典型学习年”。中共周口市委组织部随后也发出《关于号召全市党员干部向崔庆余同志学习的通知》。那一年,《周口日报》连续推出《党是我的母亲》、《学习是党员毕生的任务》、《我是人民的“长工”》、《鲁台需要我,我不会离开这里》、《党员没有离休日期》、《红烛灿烂耀人间》等系列报道,周口市委组织部拍出了纪实党员电教专题片《老崔的故事》,一个个向崔庆余同志学习的活动迅速展开。短短时间内,《崔庆余:信仰如山》、《老崔有点忙》被众多媒体刊载。

一次,周口市委组织部派8人专题组带着两部摄像机准备采访他,他却说:“你们不要写我,多写写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

2014年元旦,在鲁台一中的升旗仪式

上,孩子们郑重写了一封信作为献给崔爷爷的新年礼物:“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拥有,而在于奉献。您以崇高的人格,向我们诠释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您以自己的微弱之光,照亮了我们迷茫的心理……因为您,我们感受到了课外阅读的精彩;因为您,我们品尝了学习生活的乐趣;因为您,我们认识到了课堂之外,还有那样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您不但给我们送来了知识,还向我们诠释了什么是人生的真、善、美……这是什么精神,这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毛主席说,只要有了这种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您,就是这样的人。”孩子们稚嫩的声音让崔庆余泪眼迷蒙。

在崔庆余精神的感召下,淮阳县及他生活的鲁台镇整体面貌焕然一新。作为崔庆余的继任院长,韦学堂在鲁台一干就是38年,他说:“我这辈子受老崔影响最大。”

韦学堂不仅把鲁台卫生院管理得井井

有条,还作为崔庆余的事迹宣讲代表走遍了周口各个县市。5年前,他又把崔庆余的故事写成了十几万字小说《好仁》,他在小说结尾写道:“他(崔庆余)虽是城里人,但无半间房,默默奉献在鲁台那块热土上,整整50年,仍住在那两间简陋破旧的公房里。屋里除了书,只有一辆破三轮车……全社会呼唤好人,人民更需要好人。”

崔庆余的故事实在太多太多,他做的好事就像淮阳县龙湖里盛开的荷花,看得见,数不清。“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这句耳熟能详的话可以说是对崔庆余一生的最好诠释。“为人民服务,是我一生的战斗任务,我必须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天天检查自己。只要我活着,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崔庆余说。

一生报答党,崔庆余用实际行动完成了他对党对人民对自己许下的庄严承诺。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家国情怀,他对党的忠诚和纯粹,他心中长存“党员总要有党员的样子”的

信念,崔庆余才能够把家和国,私和公,外与内分得明明白白。

从崔庆余的平凡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不畏艰难的铮铮汉子,一个舍小家为大家的共产党人,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胸怀正气,昂然独行……

在硝烟弥漫、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这个“拚命三郎”用视死如归表达他对党的忠诚。在和平的建设时代,这个坚强的汉子用一根银针表达他对人民的一腔热血和对党的一片赤诚,他的“神针”,让他成为和平年代党的白衣天使。

在安享晚年的岁月里,他不仅为孩子们建构一个书的世界,播撒光和热,还将足迹踏遍了鲁台的角角落落,播撒情和爱,成为一个灵魂的塑造者。

撒向人间都是爱,而他,赤条条来,又赤条条去,只将他踽踽独行的背影化作一个巨大的惊叹号。

大哉崔庆余!